

关注国际盲人节

六万多盲人办证者不足六分之一

意识淡薄成为主要原因

本报10月14日讯(记者 李涛)10月15日是第30个国际盲人节。14日,记者从潍坊市残疾人联合会了解到,根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比例推算,潍坊共有盲人6.6万人,而到相关部门办理残疾证的不足一万人。今年国际盲人节的主题是“消除障碍,促进融合”。每年国

家和社会都采取扶助、救济和其他福利措施,保障和改善残疾人的生活;对生活确有困难的残疾人,通过多种渠道给予救济、补助。

潍坊市残疾人联合会工作人员介绍,早在2011年,潍坊市残联就针对残疾人群体推出众多优惠福利政策,部分县市区

会根据各自情况推出优抚政策。

记者采访获悉,潍坊绝大部分盲人没有办理残疾人证。目前潍坊已办理残疾人证的盲人共有9100多人,而根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比例推算,潍坊共有盲人6.6万人,办证者不及六分之一。

对于众多残疾人没有办理

残疾人证件的现象,潍坊市残疾人联合会工作人员分析,主要原因是大部分盲人没有办理残疾人证意识,特别是生活在农村的盲人,很多人感觉基本不出门,就放弃了办理残疾人证的想法;还有部分人存在心理上的门槛,不愿意过多的人干预其生活;另一方面,部分

盲人是到老年后才丧失视力的,对于办理残疾人证件没有太多的关注。

潍坊市残疾人联合会工作人员介绍,视力残疾共分四个级别,视力残疾人可以到当地残联提出申请,再由潍坊市残联进行审核,审核通过后发放残疾人证。

国际盲人节,关注盲人

他们的世界同样绚丽多彩

本报记者 秦昕 张浩

你用眼睛看世界,他们看不到,只能用手摸索、用耳倾听、用心感受这个世界。如果,你的眼前一片漆黑,熟悉的路变得陌生,方向变得难以把握,你该怎么办?10月15日是第30个“国际盲人节”,在这个被称为“白手杖节”的日子到来之前,记者跟随他们体验他们的生活,走近他们的运动,听听他们的故事。

“这是爱好, 但不是谋生手段”

“盲人门球”,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少接触甚至从未听说的词汇,但对于盲校的孩子来说,这是一项他们喜欢并且乐于从事的运动。侯萃萃就是因为喜爱这项运动,从济宁来到了潍坊。

侯萃萃是先天性弱视,除非离的很近,不然眼前的事物就难以分辨。但小姑娘很开朗,说名字时怕我们记错还专门说是“苹果的萃”。她的老家在济宁金乡,是全国著名的“大蒜之乡”。

跟潍坊结缘是因为2010年参加的一场盲人门球比赛,现在的教练王金琴老师看到了这个初出茅庐的姑娘身上充满干劲,之后便邀她到潍坊训练。对于侯萃萃来说,潍坊有她崇拜的教练和取得耀眼成绩的学姐,她有些羡慕,于是便来到了潍坊。

穿上厚厚的训练服,戴上黑黑的眼罩,身体半蹲,手指触地,凝神倾听球内响铃的声音,随时准备用身体将飞速袭来的门球挡在门外。这是侯萃萃跟队员们几乎每天都在练习的动作。重2.5斤的橡胶球在她手里就像炮弹一样在场地内穿梭,用身体将球拦下的时候就会听到“噗噗”的撞击声。

在学校盲人门球训练馆内一旁的座椅上,放着一盒所剩不多的创可贴还有一卷未拆封的绷带。侯萃萃说如果训练的时候动作不对就会摔的很疼,而且容易受伤,她自己就有把

胳膊肘磕了一个大伤口的经历。侯萃萃说,若不小心被打到脖子,“一天都说不出来话”。

侯萃萃的学姐们曾经在北京残奥会上获得了亚军,又在伦敦残奥会蝉联了此项亚军,这让她很是羡慕,她也想跟她们一样站到高高的领奖台上,但她心里也清楚地知道那不是只靠努力就能达到的高度。而且门球对她来说是一种爱好,但不是以后谋生的手段。

“不怕车撞我, 就怕我撞车”

今年30岁的杨志建来潍坊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了,对于潍坊的道路,张志建说,“我不怕车撞我,就怕我撞车。最怕撞到了电动车,摔坏了人家东西怪不好的。”

张志建在福寿街金马路口的一家按摩店工作,平时基本上就是坐公交车或者步行出门。对于平时的出行,张志建说,“现在我的朋友中,几乎没有盲人使用盲道。”张志建的习惯就是以行车道边的马路牙子标记,顺着车流前行。“说真的,自行车道的最外侧基本没有障碍物,反而更加安全。”张志建无奈地说。就此,记者跟随张志建走了他比较陌生的200米路程,体验盲人行走道路状况。

张志建刚从按摩店出来三四米,就遭遇了“拦路虎”,私家车停放的前后不一,眼看着张志建就一个个的撞上去。看到这番情景,记者见着障碍就会提醒张志建,没想着他笑着告诉记者,“要是你老这么提醒我,就不是平时我自己走路的

状态了”。旁边就是盲道,为什么张志建还要走普通的路呢?他告诉记者,现在的盲道上会有石墩、电线杆或者是井盖等障碍物,走在盲道上还没有走平常的路更有安全感。

在记者的建议下,张志建重新走到盲道上。刚一上盲道,就被路边石墩撞了小腿。张志建往旁边挪了挪,又撞上了路边绿化带的围栏。

记者跟随张志建又走了五六米的盲道,两个公共垃圾桶放在盲道的正中间,张志建拿着的手杖刚好没有碰到,直接撞上面。无奈之下,杨志建又重新回到普通道路上。

一场体验下来,来回200米的路程,杨志建走了近二十多分钟。杨志建告诉记者,自己在盲人中算胆大的,什么陌生地方都敢独自去,过去他也曾尝试着走盲道,可后来体会到不便后就留了个心眼,“太多不规范的地方,防不胜防。”

“不过还是好人多,在外行走多靠人。”临别前,张志建说。

记者手记

用心看世界 就会很快乐

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,我却用它寻找光明”,一句诗成了一群特殊人的写照。走近他们,并没有预想到的冷漠、愤懑和负面。因为看不见,他们的行为很单纯,他们的想法很简单,他们对未来的期盼也温暖而坚强。

周一是在潍坊盲校例行的升旗时间,大家在为一个学生鼓



当球过来的时候,必须用全身来阻挡。 本报记者 张浩 摄



张志建尝试着走在盲道上。

本报记者 秦昕 摄

掌,为他给盲同学系鞋带,为他帮老师照顾生病的同学。

谈及父母,侯萃萃的语气很平静。心里想的是把推拿手法学好,回济宁老家开一家店,好让70多岁的姥姥、姥爷有个依靠。

侯萃萃说她在普通小学读

过一年,当时跟同学们都一起玩一起闹,后来转到特殊学校,慢慢地就跟以前的朋友疏远了,不过她觉着自己挺看的开。

其实,他们就跟普通人一样,只是出行不方便,只是生活的圈子有些小,不用太大的理想,平平静静地就好。